

沪军都督

辛亥革命中的陈英士
姚凡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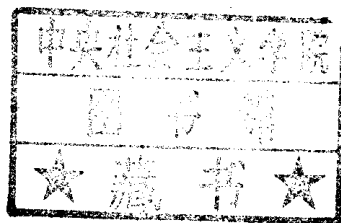
I 25
95

80760



200302546

辛亥革命中的陈英士



沪军都督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沪 军 都 督

——辛亥革命中的陈英士

姚 凡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0824-4/I·655 定价：3.80元

目 录

一	引篇·····	1
二	卧病萌志·····	9
三	陈其美立志负重·····	17
四	到长江流域去·····	26
五	五福茶楼惊艳·····	38
六	初会艺妓筱翠云·····	51
七	在徐绍桢的官邸里·····	63
八	醉心会春院·····	75
九	在东方饭店销魂·····	87
十	武昌起义的惊雷·····	100
十一	临战之前·····	110
十二	陈其美误入虎口·····	121
十三	攻克制造局·····	133
十四	沪军都督之争·····	145
十五	智服徐老虎·····	164
十六	旗营四面楚歌·····	172
十七	徐绍桢怒走秣陵关·····	185

D1162/20

十 八	说降	195
十 九	载穆悬梁殉职	205
二 十	秣陵关惨败	217
二十一	容将激将	226
二十二	老将洞烛其奸	236
二十三	降幡高拂石头城	246
二十四	林述庆霸主金陵	256
二十五	色情中的交易	268
二十六	陶骏保之死	280
二十七	落花水月庵	292
二十八	亡命广陵城	302
二十九	东南半壁再易主	313
三 十	终篇	322
后记		331

一 引 篇

在镇江城南的山坳里，有座建筑古雅的寺院，名叫“竹林寺”，是镇江南郊风景区之一。这座寺院因周围长着密密麻麻的南竹，把整个寺院裹在竹林里，因此得名叫竹林寺。

竹林寺旁边有一座新砌不久的陵墓，墓基不大，但显得庄严肃穆。墓前清泉一湾，流声潺潺，四周苍松翠柏参天环合，景色宜人，十分幽静。陵墓的石碑上刻着：“大烈士丹徒赵伯先之墓”。

赵伯先即辛亥革命时，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的赵声。广州起义失败后，赵声因过度劳累，悲愤成疾，不治病故。赵声与黄兴齐名，是孙中山的得力支柱，是民主革命的先驱，在江苏有第一名人之称。

那一年的清明节，天气晴朗。赵声夫人严吟凤来到竹林寺，凭吊赵伯先的陵墓。她在坟上献了一个用松柏枝叶和野花扎成的花圈，花圈上还系着两条洁白的绸带，右首上写着“伯先不死”，左首上写着“承志未忘”。严吟凤故意把“未亡”写成“未忘”，表示矢志不忘赵声的遗愿。承志是严吟凤在赵声弥留时改的名字。

1

严吟凤(承志)是个勇敢而倔强的女子，她在辛亥革命时期，是个出色的女革命党。严承志为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，感到万箭穿心一样的痛苦。因为心情凄怆，更引起她对亡夫赵声的怀念。严承志百思不解的是辛亥革命为何失败得这样快？当年革命的风暴，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，多少铁血男儿前赴后继，流血牺牲，又有多少人涌进革命队伍。以南京光复为标记，革命在半个中国取得了胜利，但曾几何时，孙中山辞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务，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，二次革命又遭失败……革命党人为何失败得这样快？革命究竟哪年哪月得能成功？严承志凝视着赵伯先的陵墓，感到沉痛而又迷惑。

“难道真有什么天意不成？”严承志沉思着。忽然有两行醒目的大字，跳进她的眼帘。原来赵声墓碑两边有副石刻的对联，上书“巨手劈成新世界，雄心恢复旧山河”。严承志望着这副对联，脸上露出苦笑，暗想这副对联倒也写得气势磅礴，殊不知汉族旧山河是那么容易恢复的吗？新世界又在何时能够到来？她不觉口里轻声地念道：“伯先，你不该死啊！你走了，谁来抚慰我这颗孤独而又忧郁的心，谁来解开我心里的郁结？”想着想着不觉流下泪来。过了一会，她仿佛感到一阵困倦，竟在陵墓的拱石上睡着了。

这时，远处摇摇摆摆地走来一个和尚，只见他衣衫褴褛，似癫非癫，僧袍的腰间扎着草绳，草绳上系着一个葫芦，两只肥大的袖子，鼓鼓囊囊的装着一些东西。和尚来到赵伯先的陵墓前，撩起僧袍，登上台阶，高声呼唤一声：“伯先贤弟！”立刻双膝跪下，嚎啕大哭，泪如泉涌。这哭声是那样悲切凄楚，好像洪水倾泻，山谷震鸣，令人惨然。严承志一见不觉惊异，

心想，伯先在世，平素最恨和尚，他不信教，不崇佛，哪里来的和尚朋友？她还记得伯先说过，赵声八岁时，随父亲到鬲山去踏青，赵父与和尚在禅房里聊天，赵声口渴敲门讨水，和尚不知是赵声，训斥顽童休闹。赵声很气，找来一枝毛笔，在和尚的房门上题了四句诗：“秃驴真可恼，不识大好老。有朝遂大志，杀僧如刈草。”现今来扫墓的恰恰是个和尚，而且哭得这样悲伤。严承志弄不清这和尚的来历，正在纳闷，忽听和尚哭道：

“赵声啊！伯先！想不到金陵一别，竟成永诀。那时，你去港粤，我下南洋，从此人分两地，鱼雁断绝。当年你我多么倜傥洒脱，玄武湖畔论国是，夫子庙里作诗画，石头城下驰骏马，秦淮河上吸琼浆。今日我从天涯归来，见不到你的音容笑貌，只见到这萧瑟冰凉的墓丘一穴，活脱脱的一个青年英豪，只留下一堆枯骨。”和尚哭到这里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又大笑道：“赵声你死得太早了。不过死也好，死也好呀！人死了，万事皆空，到了极乐世界，再也听不见人间的喜怒哀乐，用不着你来愤世嫉俗。你超脱了，超脱了。”

严承志觉得奇怪，忍不住移步走近和尚，她微微躬身一揖道：“敢问师父是从哪里来的，为何在赵声墓前哭得如此悲伤，难道你与赵声有什么因缘不成？”

和尚跪在地上，两眼从下而上扫视，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只见身旁站着一个容貌秀丽的中年妇人，一双天足穿着元色绸面的绣花鞋，下面是常青滚边的褶裙，上身是湖色圆摆的夹衣。和尚站起来打量严承志，说：

“若问我与赵声有什么因缘，大千世界莫不是因果循环，

有因必有果，无因不来，有缘即至。我与赵声是一个人的两个影子，分不开的。”

严承志好奇地说：“你既与赵声有因缘，何不说给我听听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和尚笑道：“不用问，你就是赵声夫人了，正好为我做个见证人。”

“不错，我就是赵声的妻子，名叫严承志。不知师父法号是……”

“玄瑛，就是苏曼殊。”

“原来你就是曼殊法师，我听赵声讲过的，而且常常提到你的高才，却不曾见过。”严承志知道苏曼殊是个才子，著名的南社诗僧，但有人说他是个疯子。今日一见确乎有点奇特，一会儿跌足痛哭，一会儿又放声大笑；一会儿说赵声死得可惜，一会儿又说赵声死得好。举止言谈与常人不同，难道他真是疯子吗？严承志接着问道：“今日来祭赵声，想必有什么隐情要我来做见证人？”

“我今日是来向赵声讨债的。”

“人死了还讨什么债，你与赵声难道还有银钱往来不成？”

“若是银钱债务，我也不来了。赵声欠我的是思想债，我欠赵声的是笔墨债。赵声生前与我交好，但我俩是个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所谓志同，我俩都赞成孙中山倡导的革命。”

严承志说：“既然都赞成孙中山倡导的革命，还有什么道不合的道理？”

苏曼殊叹气道：“夫人哪里知道，赵声是个乐观派，从不怀疑革命党会失败。我却是个悲观派，不相信革命就会成功。我

俩不只一次在一起喝酒吃肉，争论国是，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横眉拍案，杯盘横飞，但过了须臾，又和好如初，亲密无间，岂不是志同道合？我俩还打过赌，若是赵声赢了，我就从此隐姓埋名，不再出山；若是赵声输了，他为我在南京建个佛学院。现在证明赵声是输了，岂不该讨回这笔债吗？”

严承志笑道：“人都死了，还讨什么思想债？”

苏曼殊说：“死了也得讨，不能让他死不认账。谁叫他与我交了个死友，死友者，至死不能相负也！”

严承志点头说：“说得有理。那么你又欠赵声什么笔墨债呢？”

苏曼殊认真地说：“那是多年以前的事。有一次我和赵声在郊外驰马，挥汗如雨，不觉到了紫金山下，我俩勒马下鞍，赵声牵着马到远处溪边饮马，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举目眺望，我惊住了。一轮红日西斜，晚风吹拂，群鸟归巢，西方一片红霞。郊外景色如此迷人，又见体魄雄伟的赵声，风度翩翩，他身上的披风随风飘逸。这就引起我作画的兴趣。一幅绝妙的《荒郊饮马图》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了。我把这一构思告诉赵声，赵声高兴极了，定要我这幅饮马图，我欣然答应了。可是这幅画迟迟没有画成。现在赵声虽故，我也不肯负他，今日特来送画。”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帧画卷，抖开一看，果然是一幅《荒郊饮马图》。图中赵声身着戎装，英姿豁达，栩栩如生。严承志看了这幅图，不禁勾起思夫之情，流下泪来。

苏曼殊把画挂在墓旁的杏树上，呼道：“伯先贤弟，你我债务今日两清，革命尚未成功，说明你输了。我无须隐姓埋名，你也不必给我造佛学院了。饮马图今日送来，了我一片‘季扎

之心’。吴国季扎是挂剑怀念故友，我是挂画，道理是一样的，不负死友。我要走了，若问我到哪里去，请听我吟一首诗。”说完，大声吟出一首诗来：

白水青山未尽思，
人间天上两罪微。
轻风细雨红泥寺，
不见僧归见燕归。

显然，苏曼殊感到道路坎坷，梦幻已灭，产生了回归当年出家的寺院找归宿的思想。他正举步要走，被严承志一把拉住，问道：

“大师，你说革命就这样完了吗？”

苏曼殊说：“恐怕国步维艰了。日后的事，连神仙亦难预测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又吟出一首诗来。

碧城烟树小彤楼，
杨柳东风系客舟。
故国已归春日尽，
鹧鸪声急使人愁。

严承志并不全解其中的意思，只觉诗情哀怨凄怆，忧愤兼并。她看得出苏曼殊对现实感到失望，便向和尚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请问大师，革命何以失败得这样快，难道真有什么天意不成？”

苏曼殊答道：“实难尽述。天意之说未免牵强。大凡世上的事，最难做到的是‘正其道不谋其利，修其理不急其功’。常常因为这两点做不到，筑山九仞，也难免功亏一篑。”

话音刚落，忽然天空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狂风大作。这阵风把苏曼殊挂在杏树上的《荒郊饮马图》刮得无影无踪。一个闪电打来，严承志在惊骇中，看见松柏林中走出来一个体魄魁梧的军官，一手牵着两匹骏马，一手指着苏曼殊大声喝道：“好个和尚！休得胡言乱语。世上的事岂能一言以蔽之。你要知道，天覆万物，置寒暑，行日月，次星辰，天之常也；治之以理，终而复始，天暗复明，月缺复圆，万象复而更新，人之情也。共和未成，清室已歿，岂非一苏，亦胜亦败，缘何执一面之词？”

苏曼殊回头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却是赵声。曼殊笑指着赵声说：“老弟，你又来了，真是个死不认账的犟汉，我不想和你吵架，谁是谁非，日后自有公论。我不要你为我建曼殊学院了，我要回惠州去，从此饮酒赏花，三缄其口。”

赵声叹道：“还是那样又僧又俗，既然这样让我送你一程，到金陵与你再大嚼一顿板鸭，然后终别如何？”

曼殊说：“这样最好。”

“上马！”赵声把一匹马的缰绳抛给苏曼殊，然后回头对严承志说：“吟凤，你保重，我走了。”

严承志大叫：“伯先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能走！你……”

赵声说：“你留下作个见证人吧！”

严承志正要上前去拉赵声，没有拽住，眼看赵声和苏曼殊跨上骏马，飞一样地奔向山林的深处，消失了。

“伯先，伯先……”严承志声嘶力竭地喊着赵声，拼命想去

追赶，但两腿像被人拖住一样迈不开步子。她恨极了，使劲摆脱，刚迈出一步，却跌落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。严承志一阵惊慌，只觉得浑身冰冷，睁眼一看，发现自己仍坐在赵声陵墓的拱石上。天气依然风和日丽，景物依旧，哪有什么雷电狂风，原来做了一场大梦。

严承志还没有捉住梦景，只听得身后不远处，有人喊她大嫂。严承志回头一看，见一个身穿青布褂裤，手里拿着斗笠的中年男子，默默地站在那里。她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赵声的同乡同学李竟成。

李竟成上前一步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大嫂，别来可好？”

“啊！原来是竟成。”严承志站起来亲切地说，“几年不见，听说你已回东乡务农，可是真的？”

李竟成说：“自从迎伯先大哥灵柩回来，在镇江开吊以后，我就回乡了。功成身退，本是我的意愿，大哥在世，也不会苛求的。”

严承志听了李竟成的话，觉得意犹未尽，想起刚才梦境中的事，她叹了一口气，觉得苏曼殊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国民革命终究没有成功，袁世凯脱掉伪装，做起洪宪皇帝来了，天下还是那般黑，哪里是个尽头呵！

李竟成扶着严承志在弯曲的山道上慢慢地走着。两个久别重逢的战友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心头无限惆怅……

二 卧病萌志

1911年4月27日(农历三月二十九日),辛亥广州起义失败,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的赵声,回到设在香港的秘密机关,悲愤交集,十分懊丧。按他的性子,宁可在广州与清兵搏一死战,哪怕体躯化为灰尘,与黄花岗烈士同葬一穴,也算对得起同盟会领导的革命,对得起孙中山先生的重托。赵声不愿以失败者的身份,滞留香港,忍受着这个耻辱和痛苦。

广州起义,赵声没有赶上这一役,空着两手回来了,怎么不使这个秉性刚烈,愿为反清复国而肝脑涂地的硬汉子痛彻肝肠呢?

赵声在客厅里思绪翻腾,坐不是,站也不是,他不吃不喝,不言不语,像失魂似的苦思冥想。有时声泪俱下,有时捶胸顿足,几乎不能终日。活脱脱的一个壮汉,一下子瘦了一大圈,如同大病缠身。妻子严吟凤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她知道赵声这个人,心里装着只有“革命”两字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这次广州起义失败,对赵声的打击太大了。赵声这样痛苦,实在是因为广州起义失败,对全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,他作为广州起义的总指挥能不着急吗?

严吟凤此时此刻不知怎样劝慰赵声，只是说事情已无可挽回，劝赵声不要太着急。广州失败，也许能引出好的教训来，要图东山再起，千万不可忧愤过度，弄坏了身子。

“你还是吃点吧！”严吟凤从桌子上拿过一碗桂圆汤递给赵声，“我担心你会把身子搞垮的。”

赵声轻轻推开严吟凤递过来的桂圆汤，激动地说：“吟凤，你是知道的，广州起义是同盟会筹划时间最长，花钱最多，几乎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作的一次生死搏斗。孙先生去年底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，就是部署广州起义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孙先生提出，广州一役，决心破釜沉舟，与虏一搏，义无反顾，并决定在香港成立起义总指挥部。临走时，孙先生特地对我说，广州起义关系全局，嘱我精心策划，不可大意。现在广州失败，对同盟会来说，是毁灭性的。”赵声说到这里，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，他失声呼道：“现在落得这般地步，革命党的菁华付之一炬，我有何脸面再去见孙先生？怎么对得起死难诸友？我万死也难洗刷自己的过错和耻辱，我有亏呀！”赵声的脸涨得通红，由红变成紫色，几乎要昏了过去。严吟凤连忙扶着赵声在沙发上躺了下来，用手拍打着赵声的背，同时舀了一汤匙的桂圆汤，灌进赵声的嘴里。严吟凤看赵声这般悲愤，十分着急，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话去劝慰他。严吟凤知道，赵声生平最敬爱孙中山，对革命忠心耿耿。当年赵声到日本去考察军事，就是立志要推翻清朝政府，他认为笔诛太慢，非用武力不可。赵声在南京新军第九镇任职时，不遗余力地训练军队，宣传革命思想，撒下了不知多少革命种子。他做事从来风驰电掣，急如星火。章太炎曾经劝过他：“你做事何必这样急呢？太急了

不是容易伤神吗？”赵声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革命不急，要我赵声做什么？”

这次广州起义的失败，像烧红了的炉膛猛地被冷水浇灭一样，给赵声以极大的冲击。严吟凤对赵声说：“广州失败，也不能全怪你，那是因为内奸告密，清政府有了准备，大抓革命党人，把起义计划打乱，被迫提早一天起义，十路兵马改为四路兵马，终因兵力悬殊失败了。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，你不要想得太多了。”

赵声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这次失败，影响全国。多少志士洒尽热血，多少心血毁于一旦，现在我躲在香港，拿不出办法来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”赵声意念及此，自觉羞为革命党的将领，无地自容。他又对严吟凤说：“你上楼去，把我的皮包拿来，我要给孙先生写信。”

严吟凤走出客厅，登上楼梯向卧室走去。赵声见严吟凤已走，便从腰间拔出一支勃朗宁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便要扣动扳机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大手猛击赵声持枪的右手，同时枪响了，子弹从赵声的前额飞到客厅一端，一只立式落地座钟的玻璃被子弹击破。

“大哥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那人说罢，把赵声的手枪夺了下来。

赵声猛然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原来是他贴身副官李竟成。李竟成带着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大哥，你常教导我，革命成败不决定在一战一役的胜负，而决定在革命党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，难道你反倒不懂这个道理吗？”赵声瞪着两眼，直楞楞地看着李竟成，说不出话来。

严吟凤在楼上听到枪声和玻璃的破碎声，知道出事了，急忙飞奔下楼，听到李竟成的话，一切都明白了。

严吟凤的脸变得铁青，她慢慢地走到赵声的面前，用严厉的口气指责赵声说：“好个革命军的指挥官，原来你的胸襟只容得几个厘米的子弹，却容不下三江四海的革命浪潮。广州失败，同盟会的人没有死光，革命的火还没有熄灭，今后还有多少事情要你去，你想永远开小差吗？”

李竟成也激动地说：“大哥，你和我同乡同学，都是令尊蓉曾先生的学生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从南京开始，我跟着你南巡北行，形影相随，情同手足。你引导走向革命的同乡何止一二，光在这次广州牺牲的就有十个镇江人，多少人把你当作楷模，把你看作同盟会最忠贞的斗士，你这样做能对得起谁呢？”

性情倔强的严吟凤，把头上的发髻扯散，冲着赵声说：“广州起义失败，难道只有你感到悲愤，感到痛心？我看你是失望了，革命也从此完了，不如退出革命党，背负荆棍到北京宣统小皇帝那里去请罪，岂不更好？人求生难，求死还不容易？你死，不如我先死，也好免去这许多的烦恼。”严吟凤猛的从李竟成手里夺过手枪，对准自己的胸膛。李竟成一个刺步走近严吟凤，又把手枪夺了过来。说：

“大嫂，你这又怎么啦！”

原来严吟凤最知道赵声的性格。赵声决不会因消极而自杀，只是因为一时难以承受的刺激，气血上升，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，在极度忧愤中顾不得思考这些道理而出此下策。严吟凤用这种反刺激的话，和欲举枪自戕的行动，来唤醒赵声一时迷蒙的良知。